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二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十五

涇胡承珙墨莊著

大雅蕩之什

蕩

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徐位山管城碩記曰張耒明道襍志謂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意案小序言蕩蕩無綱紀乃謂帝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後漢楊賜傳曰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戒唐太宗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謂蕩蕩無亂意可乎

承琪案後漢書董卓傳論亦云板蕩之篇於焉而極歐蘇訓蕩
蕩爲廣大稽古編謂其不知詩蕩字當作悛說文狂放字作悛
亦作惕法度廢壞正狂放義也總之詩以蕩名篇則蕩蕩上帝
斷非美辭自不得訓爲廣大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其
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案後儒以兩上帝皆指天言而
天不可謂之疾威故以爲首四句設爲怨天之辭下四句所以
解之承琪案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
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
命多僻言不公也此足明詩稱蕩蕩與洪範之蕩蕩不同而傳

以上帝託言君王其義諦矣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諶誠也箋云烝眾
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眾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
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承琪案後儒
釋詩者或以有初鮮終指厲王而言或竝指厲王之臣皆與天
生烝民語意不合韓詩外傳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
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弗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
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
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
王聖主使之然也此釋詩與箋說合

曾是彊禦正義曰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承琪案曾

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據此疏所云是唐初人猶謂何乃爲何曾若近是以何曾爲何嘗則詞

意正與何乃相反非古訓矣

詳見段注說文王氏釋詞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說文掊把也段注云史漢皆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把音蒲巴反其字从木卽今俗之刨字也詩正義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似定本作倍爲是矣然孟子書亦云掊克趙注但云不良也知詩本不作倍毛意掊爲倍之假借字耳承珙案釋文掊克蒲侯反聚斂也此蓋讀掊同揅說文揅引取也引取者聚斂之意然於克字無涉顏注漢書敘傳以掊克爲好聚

斂克害之人則似兩字分爲二義不知此等皆見成稱目雖非
雙聲疊韻亦必二字爲一意如土文彊禦合之則禦亦是彊分
之則其彊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此解雖以自伐解拊好勝解克
然合之只是好勝之意李解引王氏謂拊斂好勝之人孟子音
義以爲深克股民之人皆非是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眾
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承琪案傳訓
對爲遂遂者進也謂彊禦多懟之人爲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
也

互詳兩
無正

鄭箋王若問之則又以對乃申毛非易毛也正義述

毛則謂任用彊禦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似以以對總上
二句言使彊禦流言者得遂其惡然經文以對祇承流言則對

自當爲對荅之對傳箋同義不得如疏所云也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段氏詩經小學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三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畋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承琪案段說是也毛果讀作爲詛作云作詛也足矣何得以祝詛連言殊無文義使箋亦從毛以作爲詛字則當云詛祝何以云日祝詛求其凶咎乎經中如小雅吉日之旣伯旣禱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傳意謂旣伯而禱也節南山之式夷式已傳云式用

夷平也用平則已此毛傳讀經之例尤足與此篇相證者也
女𩇑𩇑于中國傳𩇑𩇑猶彭亨也箋云𩇑𩇑自矜氣健之貌稽
古編曰易釋文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作𩇑
𩇑注云自強也意皆同鄭段氏詩經小學曰𩇑𩇑之言狍𩇑也
山海經鉤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𩇑是食人郭注爲物貪恠象
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承珙案文選魏都賦吞滅咆𩇑劉
淵林注咆𩇑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𩇑于中國據此知
詩𩇑𩇑當爲咆哮之借說文咆哮也哮豕驚聲也哮古通號
常武闢如號虎風俗通作哮虎說文號虎鳴也一曰師子號虎
聲也从口虎讀若𩇑廣韻咆號熊虎聲通俗文虎聲謂之哮然
則咆哮者噪鳴作健之意劉注卽用鄭箋傳彭亨者𩇑𩇑之轉

以今語釋古語耳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士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漢志引作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不明爾德曰亡背亡仄案上文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似得之又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爲勝承琪案臧說非是上章類懟對內爲韻末二句祝究自爲韻下章式止晦爲韻末二句平夜自爲韻與此國德德側

爲韻明卿自爲韻者正同不應此章獨以明卿二韻閒廁其中
至顏注漢書以亡背亡仄爲不知小人之反仄無陪無卿爲不
知賢人之堪任然韓詩外傳云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
眼觀而志合必繇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
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
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曰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
蟻所制失其輔也詩曰不明爾德云云又曰有諤諤爭臣者其
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云云言文王咨嗟痛殷
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據此韓詩家說此四句亦皆
言無賢臣與傳箋同顏說不足據也

如蜩如蟬傳蜩蟬也蟬蟬也汪氏異義曰釋蟲云蜩爲下諸蜩總自卽此詩之如蜩也疏引爾雅舍人注以蜩蟬爲一物方俗異名誤與豳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蜩爲蟬未審厥旨誤尙有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爲一物則經文複贅矣承珙案豳風七月傳云蜩蟬也小雅苑柳傳又云蜩蟬也此傳則分蜩爲蟬蟬爲蟬乃訓詁家對別散通之常例大抵蟬類形聲相似渾言之則蜩蟬是其大名析言之有良蜩蟬蜩諸名耳

內異于中國傳異怒也不醉而怒曰異段懋堂曰說文作異从三大三日今詩作異者隸省也或从三四从犬則非矣張衡左思賦內蠱員之蠱卽異之譌正義引張衡賦尙作蠱可見承珙案淮南墜形訓食木者多力而異高誘注熊羆之屬是也異煩

湯黃理也。爨讀內爨于中國之興。此引詩爨字不省。曰多力而爨。正與毛訓怒許訓壯大其旨略同。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稽古編曰。易釋文云。鬼遠也。後儒見

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疑爲一事。遂謂鬼方

卽荆楚。

宋黃震說

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卽古鬼方。皆臆說。

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

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要不知在何地。匡衡

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是鬼方先服。後叛。故高宗伐之耳。

孔疏以爲鬼方殷之諸侯。故施於紂世。良然。案干寶易注云。鬼

方北方國。

見李鼎祚集解

文選注云。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

見玉

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爲荆楚者。非是。承珙案干

實以鬼方爲北方國此唐書言鬼方爲突厥之先所由來也世本注以鬼方爲先零戎此後漢書西羌傳所謂武丁伐西落鬼戎者也

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

王雪山詩總聞則引史記楚世家熊渠

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爲鬼方卽荆楚之證其實鬼方對中國而言後漢書威靈行乎鬼區注亦以鬼區爲遠方此鬼方與鬼區同詩言覃及則所包者廣凡南裔北狄遠于中國皆是似不比易言伐大戴言娶專指一國者也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說苑臣術篇曰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

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
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承珙案後儒釋
詩者多以莫聽之聽爲聽言其說似本於此然經文上云無老
成有典刑則此莫聽當從箋爲無用典刑治事者於經旨尤合也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陳碩甫曰釋文作根見貌
根見者其根可見也傳以根見釋經揭字揭當作揭從木今從
手者誤也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揭周禮職金注令時之
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櫟說文揭揭櫟也禿揭揭櫟皆毛傳根見
之義引申說也承珙案說文揭高舉也引申之義爲長碩人葭
莢揭揭傳揭揭長也高長者欲拔之意淮南兵略訓擠其揭揭
高注揭揭欲拔也此傳云顛仆沛拔也草木頓仆拔倒則挺揭

根見故傳以揭爲見根貌不必改揭爲楊也

抑

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流無
淪胥以亡虞東學詩曰集傳據國語定爲自警而去刺厲王之
說但此詩繫於大雅又次於板蕩桑柔之間詩中所陳多涉明
事序說似未可廢諸儒陳說不一要難依據其謂在後追刺者

孔疏既經朱子駁斥其謂刺幽王者

李解

幽王之篇不得竄入厲世

列於宣王諸詩之前其謂武公爲世子時作者

范傳嚴緝

按年表武

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厲王時年尙幼稚不
得作詩卽作於共和之末亦不過二十餘歲之人遽以亦聿旣

耄爲言亦覺遠於事情其謂平王時作者

何義張記陸學

無論東遷以

後無雅卽詩中所稱迷亂荒湛亦未便懸指平王其謂宣王時

作者

詩深

宣王中興令辟不得有迷亂荒湛之事其謂是詩本刺

厲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取以自警序詩者卽以爲武公

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常棣之類

質疑

此又不得其說而爲

之辭彌不可信矣竊意作詩時世孔疏李解專言則失參而會

之亦有可得而論者蓋幽王沈湎于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之

失此詩正與之合特賓筵以自警者諷王此篇則借厲王爲鑒

故疏謂之追刺也不然末章所謂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者將何

所指邪郝仲輿曰幽王距厲王遠矣武公追維往事以爲明鑒

故曰告爾舊止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錢飲光曰蕩詩

戒厲王取鑒于殷此詩蓋幽王取鑒于厲故編詩者列於厲王

之世按二說根據孔李異於臆談今從之承琪案此說亦非是
若詩本刺幽而取鑒於厲則蕩詩借文王歎紂之詞亦可編之
采薇出車之次乎至抑詩之爲刺王不獨疏引侯苞韓詩翼要
與毛序同王逸離騷章句序云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
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此亦與序說
合若其爲刺厲王則此篇與民勞板蕩語多相類

詳見姜氏廣義

故國

語所云武公九十有五作懿自儆者懿卽抑詩自當從韋昭說
作者造篇追誦皆可言之當從侯苞使人日誦是詩之解或又
謂篇中爾女小子非斥王之詞則天保卷阿皆稱爾女至春秋
魯人之歌尚曰我君小子

左襄四年

古人稱謂質直本無不宣況刺

王亦以是警卽謂設爲老成訓戒後生之言亦未嘗非主文譎

諫之道末章曰喪厥國天子諸侯皆可稱國蕩曰小大近喪桑
柔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皆是不得以厲王未滅爲疑取譬不
遠承告爾舊止而言亦非以幽鑒厲之謂姜氏廣義謂史記武
公平王十三年或以爲卽作懿戒之年則年九十五歲上距厲
王之世武公方幼安得作詩刺王若云立于宣王十五年則武
公卽位年已四十其伯更長于武公共姜應老父母何爲欲嫁
之則史遷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據蓋其伯早
喪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當厲王之位恐忠言不
見信故託爲父兄師傅訓己之詞曰爾曰女曰小子皆指武公
亦聿旣耄誨爾諄諄皆父兄自謂此雖與箋有異同然於經義
似較協也